

鄭成功形象之塑造與評價 —兼論對我海軍之影響與啟發

著者／許世宗

中華民國兩岸關係發展協會孫學研究中心
榮譽助理研究員
海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走訪臺灣各地，處處皆可看到和鄭成功有關的命名，如政府機關、學校、地名、路名等。顯見鄭成功已是國人共同的「集體記憶」。另外，鄭成功在清朝、日本、民國初年，以及當前國民黨、民進黨等不同政權，皆受當權尊崇。其在海軍軍官學校，則具有民族英雄、忠肝義膽、承恩報國、敦品勵學、文韜武略、以海為家等形象與記憶。

大航海時代，臺灣這塊土地因地理位置為兵家必爭之樞紐。鄭成功當年向大洋主動進取的精神，創造令人震撼的海洋帝國，值得身為海軍一份子的我們學習效法。另外，鄭成功的忠義氣節，以及海洋思維、精神、性格，當可做為領航海官校學生孕育愛國、走向國際、崇尚多元、勇於冒險等之明燈。期許官校生未來畢業任官後，能夠實踐鄭成功海權國家夢的「未竟之志」。

壹、前言

走訪海軍軍官學校，其側門位於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旁，取名為「成功門」，坊間俗稱為紅門。若取道自「成功門」進入官校校園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延平石雕」（鄭成功雕像），腳底所踩踏的馬路，取名為「成功路」。有關鄭成功相關稱呼的取用，並非是海軍或海軍官校的專利。走訪臺灣各地、澎湖群島、金門、馬祖等各地，都不難發現，處處皆有以鄭成功有關之稱呼來命名，如：以「成功」為名的機構（鎮、村、

里）、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地名（成功山、成功嶺）、路名等；以「國姓」為名的臺中國姓里、南投國姓鄉國姓村；以守護神「延平郡王、開臺聖王、開彰聖王」為名的神像、廟宇、傳奇故事（劍潭、鶯歌石、蟾蜍山、龜山島、羊山）等。這彰顯國人對鄭成功的形象和記憶，已非是作家個人透過書寫的「個人記憶」(individual memory)，反而是轉化成「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再由「集體記憶1」(collective memory) 走向具清晰、具永恆價值的「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

談到鄭成功，其與近代孫中山有著類似之處，就是同樣經歷易代滄桑，加上政權更迭。他們的事蹟、影響，在不同時代，除未被臺灣民眾遺忘外，也被兩岸四地的政府或國、民兩黨所認可接受。如：中國大陸認為鄭成功是「收復臺灣的民族英雄」，國民黨認為鄭成功是「孤守臺灣，反清復明」，民進黨則認為鄭成功是「開創臺灣本土政權」；反觀，中國大陸認為孫中山是「民主革命先行者，晚年聯俄聯共」，國民黨認為孫中山是「中華民國國父」，民進黨則認為孫中山是「民主革命，同情臺灣人民，支持臺灣獨立」。然而，鄭成功對臺灣歷史的發展影響較孫中山深遠，如：明末，他是堅持「反清復明」的忠臣、驅逐外夷（荷蘭）的民族英雄、開發臺灣的先賢；清朝初期，被塑造成王爺或開山王等神明形象；清末為其建祠，以教化民眾，以凸顯其開臺事蹟和忠節形象；日據時期，日本利用鄭成功母親的血緣關係，將其視為開拓臺灣的先鋒；光復後，國民政府將其塑造為反攻大陸的先賢形象；民進黨執政時，在「臺獨」立場下，強調臺灣本土文化及海洋文化，故鄭成功的海上貿易、海洋精神及信仰、傳說、民間習俗等的本土文化亦受到重視。綜上，後人對鄭成功的種種形象與記憶之形塑，此點引發研究者探究海官校當時設置延平石雕之動機。

鄭成功具多元的歷史身份，南明時期，鄭成功是抗清復明的領袖；到臺灣建立政權的明鄭時期，對鄭成功的吟詠，多以「復興之夢」、「忠勇義師」為主；在祭祀與信仰中，鄭成功具有守護臺

灣的神聖形象；在地方文化節慶、習俗、紀念館與特展中，鄭成功具有傳世英雄。研究鄭成功的層面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教育、宗教、文學等，研究成果相當豐富。此外，尚有戲劇、影像、古蹟、展覽活動、其他節慶活動等，用以呈現鄭成功的傳奇。不管鄭成功是驅逐西方殖民者的民族英雄？縱橫東亞海上的霸主？拓展臺灣的始祖？海洋勢力的梟雄？或是具有奇妙力量的神祇？本研究目的，意在理出鄭成功忠肝義膽、承恩報國、敦品勵學、文韜武略、以海為家等形象與記憶，進而激勵海官校對孕育、達到具有海洋思維、文化、性格，以及奮發圖強、救亡圖存的海軍軍官。

貳、鄭成功背景與時代形勢

明初鄭和死後，明朝政府政策丕變，拒絕發展海上力量，也不允許海上貿易，明朝的海上勢力開始走下坡。直到一百多年後的明末清初，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擁有龐大武裝商業船團。因此，此時期，可說是中華民族海權史上空前絕後的一頁。鄭成功是明朝末年舉足輕重的人物，是個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謀略家，被當時明朝統治者所倚重。鄭成功憑藉此一本錢，與清朝對抗、稱雄海上等。

一、鄭成功背景

鄭成功原名森，名福森，字大木，福建泉州南安人。天啟四年（1624年）7月14日，鄭成功生於日本平戶河內浦千里濱。母親給他取幼名福松，福松就是石側古松的意思。當時日本結束戰

國時代後，富國強兵，歡迎外邦來日本貿易，平戶及長崎成為當時的國際貿易要港。其父鄭芝龍加入國際貿易行列，與日本籍翁氏結婚後生鄭成功，其出生後第二個月，鄭芝龍因參加顏思齊舉事，離開日本，將鄭成功留在日本，由母親翁氏負責養育。² 鄭成功讀書穎敏、個儻有志。崇禎十七年（1644年），鄭成功21歲進南京太學深造。因仰羨錢謙益之名，拜他為師，鄭成功滿懷愛國的熱忱，對時局非常關心。³ 鄭芝龍入海為寇，鄭成功後也因受撫，封官晉爵。隆武元年（1645年），唐王（隆武帝）賜姓朱，易名成功，封忠孝伯，故有國姓爺之稱；桂王當國，晉封延平郡王。隆武帝遇難，父鄭芝龍降清，鄭成功苦諫其父未果，自成孤臣，興師起義（鄭成功歷史

年譜，如表1）。

二、鄭成功的崛起

鄭芝龍在國家公權力的支援下，得以控制明朝南海與臺灣海峽的海上貿易，往來的各國商船都需向其繳納通行稅。這是自鄭和之後，中華民族第一次重新奪回海洋的發言權。已經與大海隔絕太久的中華民族，終於可以邁向海洋，為國家迎來一絲藍色的希望。明隆武二年（1646年）起，鄭成功以23歲的青年，封忠孝伯，拜招討大將軍，賜尚方劍，開始帶兵，多次出閩與清軍作戰。後奉詔鎮守素有「兩浙鎖鑰、入閩咽喉」之稱的仙霞關，上呈隆武帝奏摺中說，復國的關鍵在於「據險控扼、選將進取、舟師合攻、通洋裕國諸務」，前三條都是軍事措施，最後一條「通洋

裕國」卻是經濟措施。這些固然有其父勢力的庇蔭，但是自身過人的實力才是關鍵，否則不可能、亦不敢在這亂世之中獨立領軍在外。

鄭成功在金門，得知母親及隆武帝噩耗，全軍縞素，與眾盟誓說：「本藩乃明朝之臣子，縞素應然，實中興之將佐，披肝無地！冀諸英傑，共伸大義。」儘管陸上軍事並不順利，但鄭成功在海上依然是當之無愧的霸主。他依然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之一，這支海軍是他能在清軍的凌厲攻勢面前巍然不倒的保障。誠如鄭成功的使者楊廷世、劉九臬曾告訴永曆皇帝，鄭家擁有「舳艫千艘，戰將數百員，雄兵二十餘萬」，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地區不過四十餘艘船，遠遠不及鄭成功。

三、鄭成功與臺灣海權

鄭家誠於「無海則無家」之鑑，則大興舟師，並重「舳艫陳列，進退有法」之訓，乃稱雄海上，強固國基，其以海為家之卓識宏見。又鄭成功本身也相當務實，講求「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因此，永曆十三年（1659年），在接受何斌的建議後，即思考：「臺灣土地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桅舵銅錢不憂乏用。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攻退守，真足與清朝抗衡也。」因此，鄭成功在大陸戰事不順利，而且清廷已經基本攻佔全國，取得優勢地位，政權不斷地得到鞏固，鄭成功思考希望能繼續「南北固守」，故提出奪取臺灣作為根據地的決定。雖然失去如鄭芝龍被明朝招安時，那種

靠國家權力的強大，但在臺灣苦心經營，仍然是西太平洋上最為龐大的武裝海商團體。

參、鄭成功的歷史形象

所謂「形象」，是指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一個歷史人物的形象，須經過複雜的過程，最基本的階段乃是形象個體及其相關故事，並經由口耳相傳，成為一個完整的傳說；然後，其傳說又逐漸滲透到社會中，經由歷史、宗教、政治等因素的不斷折衝後，才形成一個普遍的形象。以鄭成功形象為例，「傳說」對鄭成功形象之塑造扮演主要角色，這是因為傳說深具歷史的影子和宗教的神聖性。⁴

明末清初，鄭成功以忠於明朝，避走臺灣建立東寧王朝，獨立稱王的形象而論，鄭成功具有「斷陸（中國大陸）趨海（海洋論述）」的象徵意義。⁵ 之後，鄭成功的形象，在清朝、日本、西方（荷蘭、西班牙等）與後來遷臺的國民黨政權，都因各自懷有不同的立場與目的，對鄭成功的生平事蹟與歷史事件，都有不同的詮釋與描繪。⁶ 從這些不同的述觀點、角度與著眼點，可以拼湊出更完整的歷史真實面貌，看到各種不同面向的鄭成功，當中有事實、有誇張渲染，以及加在鄭成功身上的歷史角色與特殊意義。⁷ 鄭成功的歷史形象與塑造，中西方描述差異大，在臺灣和日本，鄭成功被賦予民族英雄的忠義形象，而西方雖也有讚許，但大都視其為海盜或暴君。以下分述如后：

一、日本

在日本，因鄭成功母親為日本人，故日本人向

表1 鄭成功歷史年譜

朝代	西元	年齡	事件
天啟四年	1624年	1歲	鄭森出生於日本平戶河內浦千里濱
崇禎三年	1630年	7歲	鄭森返回明朝閩南
隆武元年	1645年	22歲	唐王（隆武帝）即位於福州；鄭森受賜國姓「朱」，改名「成功」，封為禦營中軍都督
隆武二年	1646年	23歲	受封為忠孝伯，鄭芝龍降清，受封為同安侯，鄭成功母親翁氏自殺
永曆元年	1647年	24歲	開始抗清復明活動
永曆三年	1649年	26歲	受封為威遠侯，不久晉封為延平公
永曆四年	1650年	27歲	鄭成功以金、廈為根據地
永曆七年	1653年	30歲	清朝第一次試圖和議，海澄之役，永曆帝下詔冊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
永曆十年	1656年	33歲	和議決裂；泉州海戰，鄭成功獲勝；鄭成功首度北伐（失敗：黃梧降清）；清朝採取海禁政策
永曆十一年	1657年	34歲	鄭成功允許與荷蘭通商（與何斌初次見面）；再度北伐（失敗：李率太攻擊閩安）
永曆十二年	1658年	35歲	三度北伐（失敗：洋山颱風）
永曆十三年	1659年	36歲	四度北伐；經由瓜州之役與鎮江之役，圍南；清軍來援兵，北伐失敗退守金、廈門；何斌將臺灣地圖獻上鄭成功
永曆十六年	1662年	39歲	2月底荷蘭投降，收復臺灣。鄭成功以臺灣為東都，設一府二縣，開墾樹立漢族政權引進中華典章制度；6月鄭成功逝世

資料來源：陳三井（總纂），《鄭成功全傳》（臺北：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79）；黃典權，《鄭成功史實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來對鄭成功的故事有高度的興趣，是日本人眼中英勇的武士。江戶時期，曾將其故事改編成鄭成功反清，意在宣揚日本精神，而非復興明朝；日治時期，也不乏對鄭成功作英雄式的描繪；又日本領臺以降，鄭成功母系一方的日本血統雖然持續為日本人所津津樂道，如：日本侵華期間，企圖利用鄭成功宣傳「中日親善」；日本在統治臺灣時期，同樣借助鄭成功來論證其割據臺灣的歷史依據。又如 1897 年，臺灣總督將延平郡王祠改作「開山神社」，供奉鄭成功，為其治臺增加合法性。⁸

二、荷蘭

在荷蘭，因戰敗退出臺灣，出於仇恨，折射出特定的鄭成功形象，如渲染鄭成功為野蠻人、兇殘的海盜，殘忍殺害荷蘭傳教士，霸佔白人婦女；或是形容他不像個神采飛揚的英雄，倒像個不堪負荷重擔的苦行者等。⁹ 在西班牙，更喜歡描述鄭成功在病死之前的瘋狂和痛苦，視之為上帝對他的懲罰。¹⁰

三、滿清時期

清初，鄭成功多被形容「偽鄭」、「鄭逆」或「鄭寇」等負面形象。直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對鄭成功的忠義氣節，給予肯定，詔曰：「朱成功系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敕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置守塚，建祠祀之。」¹¹ 從此鄭成功形象由「逆臣」轉變成「忠臣」。1874 年，光緒批准在臺灣設立鄭成功祠，並由禮部追諡為「忠節」。¹² 修建延平郡王祠後，已不再將鄭成功視為反抗清朝之逆臣以及邊患，而推

崇鄭成功宣傳其「忠君愛國」、「移孝作忠」、「遺民忠義榜樣」等形象。滿清末年，鄭成功驅荷據臺的壯舉，對飽受白人侵略的國人，具有激勵作用；同時，鄭成功對革命黨人而言，不再僅僅是一個反清復明的閩南英雄，而是一個反抗外族（滿人）入侵和統治的民族英雄。¹³

四、民初至 1949 年

民國成立後，鄭成功反滿民族主義不再盛行，但鄭成功的事跡和其他民族英雄一樣，被編入教科書中；直至抗戰爆發，為抗擊外虜，鄭成功形象再次脫穎而出。一些新的傳記相繼問世，動員學生像鄭成功一樣，棄文從武。然而，當時的華人沒有注意到，鄭成功事實上有著敵人的血統，也不知道日本人佔據臺灣後，鄭成功的形象也被日本人用來鞏固統治。日本人在延平郡王祠旁興建開山神社，亦供奉鄭氏，形成雙廟格局。¹⁴

五、1949 年迄今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海峽兩岸出現三種關於鄭成功形象的論述體系：第一，國民政府遷臺後，仍鼓吹反攻大陸，這點與鄭成功當時頗為相似，國民政府將 4 月 29 日（鄭成功登陸臺灣之日）定為節日，每一年都要由政府官員主祭紀念鄭成功，並出版大量相關的兒童讀物和學術著作。國民黨的官方史學家認為，鄭成功或其下屬建立了反清復明的秘密組織一天地會；兩百年後，孫中山又將這些組織整合到國民黨中，因此，鄭成功的反清復明和國民黨的國民革命之間是一種承接關係，由此來建立國民黨在臺灣統治的合法性和反攻大陸的必要性。第二，中共強調鄭成功將臺

灣從荷蘭帝國主義手中「解放」出來，而臺灣現在正處於美國帝國主義統治的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大陸人民要學習鄭成功的愛國精神，解放臺灣。第三，臺獨勢力認為鄭成功脫離中國大陸統治，移民臺灣建立新國度的典範。¹⁵ 近年來，鄭成功被民進黨視為開臺或開山祖。

進一步而言，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灣以後，為便於統治臺灣民眾，特別前往延平郡王祠強調鄭成功的「忠」，並且以代表國府的「青天白日徽」，嵌鑲在延平郡王祠的大門口，藉此宣傳忠於領袖、政府、國家的精神。¹⁶ 在中國大陸，鄭成功被視為儒家的聖化和民間宗教的神化，如儒家崇尚忠義，鄭成功對明朝的忠誠，表彰其「忠義」；另外，中國大陸民間，特別是閩南文化區（福建、臺灣），有將歷史人物神化的傳統，加上有關鄭成功的種種神跡、傳說，逐漸演化成民眾心目中的信仰。¹⁷ 在臺灣，臺灣人稱其為國姓爺、延平郡王、開臺聖王，他為與清政府長期對抗，企圖以臺灣為基地，對外橫跨東南亞、日本、中國大陸及臺灣等地；對內促進開墾，採取「寓兵於農」的屯墾政策，用來解決糧食不足問題。這政策使社會確立生根，且對臺灣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都有深遠之影響。

肆、海軍對鄭成功之情懷與啟發

鄭成功在世時，其名號已在東亞地區流傳，過世後被當做神靈受後人崇拜。近代中國大陸思想變遷頻繁，各種主義潮流摻雜其間，「鄭成功」的精神因應時代需求，呈現出不同的樣貌。縱觀，

鄭成功這位多重形象的歷史人物，其歷史定位歷經荷蘭、清朝、日本、民國等不同政權，大至上皆受當權尊崇，在當代臺灣、兩岸與日本深具歷史英雄魅力。海軍官校校友為崇敬鄭成功精神，期勉後進敦品勵學、兼具文韜武略，以及承恩報國、保衛臺海安全等，敬獻延平石雕，以為景仰。

一、延平石雕在海官校的開展

滿清末年的腐敗，喪權辱國，強調鄭成功之「愛國精神」，成為革命時期鼓吹民族主義的一種宣傳品。民初，孫中山為順應世界大勢，以及促進國家發展，採取對外開放政策。於 1913 年 3 月 22 日，孫中山在日本接受長崎官民歡迎會上的談話中提到：「……如鄭成功等人，他不過是生長在南方漢人中之。……，而今日是我們漢人的時代，大有回到三百年前之感。如今……，不但通商貿易，在政治上，相互合作，關係日趨密切。如中日兩國保持一致，可雄踞東亞。在世界上亦成一重大勢力。」¹⁸

臺灣光復後，「人們一下子又想起了鄭成功」。¹⁹ 當時國民政府為澄清鄭成功形象，推行「去日本化」的「心理建設」與「文化消毒」等重要工作。²⁰ 之後，國民政府遷臺後，由於鄭成功把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在其「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激勵下，為期實現匡復大陸江山的目標。²¹ 鄭成功此時被國民黨作為反攻大陸的楷模。

在此時空環境下，海軍官校早期對歷史人物的評介非常重視，每個學期都有一至二次的歷史人物評介（含有比賽性質，分初賽和複賽）活動，用以充實政訓內容，也提高修養層次，評介人物

中就有鄭成功；至民國 70 年 10 月，國防部統一編印「歷史人物評介效法」教材，作為軍事院校實施歷史人物評介的內容，在 35 位中、外歷史人物中，鄭成功也被列入教材中，作為學生每學期選定效法對象。²²

之後，海官校 64 年班校友，於畢業滿 20 週年（民國 84 年）時，獻建明朝延平王鄭成功石雕一座，樹於校園內噴水池邊，以為後學景仰（延平石雕像，如圖 1）。該石雕於 84 年 7 月 29 日，由總司令顧崇廉上將主持揭幕典禮，左高地區各單位主官、各艦隊艦隊長、各學校校長、本校教職官及 88 年班學生均參加，典禮隆重熱烈。現將明延平王鄭成功傳略及 64 年班校敬樹延平王名雕獻辭列後，以供參考：

民族英雄鄭成功原名森，一名福松，字大木，福建泉州南安人。父芝龍當娶日婦，以天啟四年七月十四日，生於日本，七歲歸國，永曆十六年五月八日，齋志以歿，年僅卅九（1624—1662）。成功典儀整秀、讀書穎敏、倜儻有志，以「命世英才」見稱。父曾入海為寇，後因受撫、晉官封爵。唐王（隆武帝）入閩，成功陞見、王寵異之，遂賜姓朱，易名成功，封忠孝作，故均以「國姓」相稱，桂王當國，晉封延平王。隆武遇難，芝龍降清，成功哭諫石聽，忠肝義膽，自成孤臣，海上起兵，經始於民族恢復大業矣。

一為大陸之抗清復明；一為海外之收復失土。北伐未成，竟驅逐荷蘭，重光臺灣，且屢拒詔逾，義不降清，伏脈遠紹，延明正朔，其堅貞自持之孤忠大節，救亡圖存之宏志，灼燦千古，天地同

流。成功治臺，拓墾屯田，安民撫番，立制尚法，政經並進，整軍經武，生聚教訓，使愛國志士，從空立命，俾臺胞知忠義。大可為，敦風勵俗，正人心，德澤廣被，至鉅且深。

成功之所以砥柱東南，因得制海之權。仙霞初敗，識於「無海則無家」之鑑，則大興舟師，並重「舳艫陳列，進退有法」之訓，乃稱海上，強固國基，其以海為家之卓識宏見，前無古人，當永世可傳也。

敬樹延平王石雕獻辭：「時光荏苒，憶我年班，一六一員，生於遘難。長於憂患，愛國心切，犧牲奉獻，群英濟濟。共聚海官，舳艫長城，金湯固磐，保衛臺海。挫銳摧堅，敵膽為寒，事功屢建，畢業迄今。廿有年，承恩報國，飲水思源，烏知反哺，跪羊孔獻，深感德澤，冠絕瀛寰，今逢班聯，雀躍騰坎，謹貢延平石雕，念在思賢，並獻蕪辭，聊述寸箋。海官創校，勝利甫年，華路藍縷，風雨連連。文韜武略，春誦夏弦，敦品勵學，五育俱全。術德兼備，科技當前，菁莪棧樸，桃李萬千。弘其致用，國防驅先，中外振鐸，四海攸傳。國之棟樑，民賴以安，流芳億載，永世綿綿。海軍軍官學校六十四年班全體校友敬獻」²³

二、鄭成功形象對海軍之啟發

大航海時代，因著地理位置為兵家必爭之樞紐，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向來是各類文化共生互利，也彼此衝撞，對過去歷史之陳述也因此有著不同的視角和觀察。²⁴臺灣的歷史得以走出在中國大陸籠罩下或日本帝國壟斷下的邊緣地位，從

歐洲世界的大航海時代的恢宏觀照下被重新檢視。²⁵鄭氏父子當年向大洋主動進取的精神，創造令滿清政府與西方國家震撼的海洋帝國，值得身為海軍一份子的我們學習效法。鄭成功的海洋精神，前無古人，不僅使其成為那時期閃耀的英雄人物，也為當時的局勢，形成浩浩蕩蕩的洪流，當永世可傳也。

（一）精神傳承

明末努力對抗清朝，力圖恢復故業者，不乏有人。然而，只有鄭成功，不受利誘，長於謀略，以獨力支持殘明的危局，對抗以席捲之勢，長驅而南的滿清政府。之後，為謀準備光復故土，在中西各國作為競逐目標的東亞海域上，驅逐在臺灣島上氣焰囂張的荷蘭人，收復臺灣，可說是歷史上民族英雄的模範。²⁶雖然近代國人對鄭成功的敘述和闡釋側重點時有不同、理解不同，但對鄭成功的生平則大體一致，無論移孝作忠、矢志反清、收復臺灣等。此外，儘管他的事業未有完成，然而，其為實現反清復明的戰略目標，在政治上勵精圖治，經濟上力行「寓兵於農」的屯墾政策，為臺灣的開發與發展帶來嶄新的局面。²⁷在教育上興學校、開科舉、招納賢才，大力發展儒學文化教育，改善臺灣的社會環境，為日後繼續發展臺灣的文教事業奠定良好基礎。²⁸鄭成功之所以是民族英雄，不僅在於復臺、抗清等功業上，反而是他這種有強烈的忠義精神，堅持民族氣節，不屈服異族統治，在東南沿海堅持抗清的民族精神，是凝聚文人志士的源泉。²⁹

（二）海洋性格

鄭成功的海洋性格中具備了當時西方的海權觀念，所謂「海權觀念」即為船到那裡我的主權便到那裡，並且船及船上人物的安全等都得政府保障。³⁰鄭成功生於 17 世紀，正好是西方殖民勢力擴張時期。鄭成功繼承其父的海上事業後，那一刻起，他就由儒生變成海商，透過海洋與世界體系進行貿易、交涉、合作等，以賺取巨大的金錢、糧餉等，以資助反清復明的龐大軍事費用。縱觀鄭成功的一生，均與海洋有密切的相關，從 1646 年「舉義抗清」起，以東南海岸與海域為根據地堅持抗清復明大業，並從事海上貿易。鄭成功從舉旗抗清復明起，以海洋為通路進行恢復中原的大業，與不善海戰的清朝不同，他自由自在地往來海洋和陸地兩個區域。鄭成功在海上冒險，求兵糧自足，經營海洋貿易，建造船艦等，並不是被海洋控制，反而儘量發揮其海洋性格。



圖 1 延平石雕像（位於海軍軍官學校）

即加強對外貿易功能，確保軍費來源，進而關注如何保護商船和航運權益，以及維護海洋上的一切利權。誠如倪樂雄所言：「鄭氏海商集團發展出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表明：以海外貿易作為經濟生存的社會必然要用海軍來維繫自己的生存，海軍建設是社會生存不可缺失的成本投入。」這對中華民族現在由傳統農耕國家向現代海洋國家轉型期的國防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³¹

換言之，由於清朝「以農為本」的保守傳統思想，不善海戰，與鄭成功開放的「通洋裕國」的海洋思想相衝突。因此，清朝想將鄭成功孤立在海洋使之與大陸隔絕；然而，對鄭成功而言，海洋是實現復明大業的唯一通路，誠如郁永河在〈鄭事逸事〉曰：「成功以海外彈丸地，養兵十餘萬，甲冑戈矢，罔不堅利，戰艦以數千計；又交通內地，遍買人心，而財用不匱者，以有通洋之利也。」³² 綜上顯見，海洋對鄭成功來說如履平地，完全沒有阻隔，他有利地掌握了中國大陸的海洋，自舉兵起，便致力於擴張海上武力與經濟貿易。鄭成功對海上貿易的操控、壟斷，已經超越其父親的極盛時期。這點突顯出其強而有力的海洋性格。

（三）海洋控制

鄭成功順著海洋性格展現出海權思維是順理成章的事，向海洋發展是唯一的出路。海疆危機導致統治階級海權意識增強，水師建制更為完善，規模有較大的發展。³³ 為了持續抗清大業，鄭成功並不依賴中華傳統之農民群眾，也無官僚階級，主要憑藉當時在東南沿海商民冒險犯難所累

積的民間海上力量（最盛時有 20 萬之眾），以及依賴日本與荷蘭之間的海外貿易。³⁴ 這些描述正好顯示鄭成功對海洋的認識及駕馭的能力，也反映出鄭成功的海洋觀。

鄭成功的水師（海軍），是海權意識下的產物。他的這支水師經過苦心經營，久經戰陣，熟悉海疆情況，有豐富的海戰經驗。無論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一度成為中國大陸東南海域無與匹敵的海上力量，還牢牢控制了東南地區制海權，是收復臺灣的海上鐵騎。³⁵ 1661 年，鄭成功率兩萬五千軍，船艦兩百多艘收復臺灣，開始建立以臺灣為根據地，並保有金門、廈門的新政權，成為掌握臺灣海峽的海洋霸權。³⁶ 經由上述可知，鄭成功在 17 世紀大航海變局中，在東亞海權上佔有重要地位。

伍、結語

鄭成功的形象在臺灣深入人心，如：忠義勇武的大無畏精神、反抗侵略者的愛國鬥志和決心、對臺灣發展和繁榮做出貢獻等。此外，對鄭成功而言，海洋是實現復明大業的唯一通路，因此，鄭成功的抗清活動與海洋活動形影不離。從軍事角度論，鄭成功是東方海權力量的代表性人物；從經濟角度論，鄭成功是第一波全球化下，連結東亞海域，擴展海洋經濟、商業發展的海商集團；從文化角度論，鄭成功是海洋文化、東西文化融合的海洋社會之開端。

對海軍而言，鄭成功當時在臺灣完全是以建構一個海權國家的姿態出現。然而，在以國際海

洋法為基本依據，以及在去中國化導致傳統崩潰的危機下。海軍透過「發掘」鄭成功的海洋形象及文化價值，樹立維護國家海洋安全環境、海洋權益的觀念和加強海軍現代化建設。進而「成功領航」官校生擴大提倡愛國主義，激發官校生除體現臺灣多元文化、國際貿易興盛與周邊關係密切，先民冒險奮鬥的精神外，也認識到全球化時代海洋世紀的潮流、鄭成功及其所代表的海洋文明，以及對國家的愛國熱情。期許我國海軍在世界海洋戰略環境發生極劇變化的 21 世紀，以及面對中國大陸綜合國力提升和軍事高壓威脅下，能夠確立新的海洋經濟、政治和軍事觀。面對國內外部的安全環境，我們必須拓展國家的戰略利益，對國家發展的戰略空間進行重新認識和規劃，完成傳統安全觀向新安全觀的轉變，實踐鄭成功海權國家夢的「未竟之志」。

參考資料

- 過去往往是透過社會機制存儲與解釋的。正緣於此，『集體記憶』具有確保文化連續性的功能，人們對於歷史人物或英雄人物的記憶，必須被看作是『建構的過程』(constructive process)，而不是『恢復的過程』(retrieval process)。總之，『集體記憶』既可以看作是對過去的一種累積性的建構，也可以看作是對過去的一種穿插式(episodic)的建構，可以說，『集體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reconstruction)。」資料來源：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42-43、58-60。
- 婁子匡，〈鄭成功傳說之整理〉，《臺北文獻》，第 1 期，1962 年 6 月，頁 101-130。
- 黃宗義謂：「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為彝女，原名鄭森。宏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之名，執贄為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資料來源：黃氏，《賜姓始末》(臺北：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25 種，1977 年)，頁 1。
- 鄭仰峻，《鄭成功民族英雄形象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年)，頁 12。
- 林佩吟，〈多元、通俗、查某祖：陳耀昌「福爾摩沙三族記」中的歷史再現〉，《臺灣文學學報》，第 28 期，2016 年 6 月，頁 56。
- 蔡佩臻，〈談西方人眼中的鄭成功形象〉，《人文社會學報》，第 16 期，

- 2015 年 7 月，頁 120。
- 同註 6，頁 120。
- 同註 5，頁 46。
- 同註 5，頁 46、51、53。
- Ralph C. Croizier (郭適)，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國姓爺與中國民族主義：歷史、神話與英雄》)(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29-30.
- 徐蕭，〈小腆紀年(第 20 卷)〉，《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1977 年)，頁 986-987。
- 吳正龍，〈鄭成功在清史中的定位於評價〉，《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臺北：文津，2000 年)，頁 242。
- 同註 10，頁 55。
- 劉第謙，〈我所瞭解的偽滿建國大學〉，載水口春喜著，董炳月譯，「建國大學」的幻影(北京：崑崙出版社，2004 年)，頁 173-174。
- 同註 10，頁 2。
- 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臺北市：三民，2006)，頁 113、114。
- 同註 10，頁 29-30。
- 孫中山，〈中日兩國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可雄踞東亞在世界上亦可成一重大勢力〉，《國父全集(第二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年)，頁 498。
- 陳忠純，〈近代國人對鄭成功形象的塑造與精神的傳承——以報刊文獻中的鄭成功傳記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第 5 期，2013 年，頁 74。
- 同註 19，頁 74。
- 張維義，〈鄭氏軍隊屯墾及其對臺灣地名的影響〉，《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6 期，2008 年，頁 79。
- 海軍軍官學校校史編撰委員會，吳守成主編，《海軍軍官學校校史》(高雄：海軍軍官學校，1997 年 10 月 17 日)，頁 669-670。
- 同註 22，頁 741。
- 陳宗仁，〈評鮑曉歐著「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臺灣史研究》，第 17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211-222。
- 同註 5，頁 37。
- 同註 19，頁 74-75。
- 同註 21，頁 79。
- 黃新憲，〈明鄭時期臺灣的教育與科舉〉，《教育理論與實踐》，第 21 期，2004 年，頁 11。
- 陳名實，〈明鄭時期臺灣民眾民族精神與本土意識的互動〉，《東南學術》，第 3 期，2010 年，頁 146。
- 鄭永常，〈鄭成功海洋性格研究〉，《成功大學學報》，第 34 期，2008 年 6 月，頁 61-91。
- 倪樂雄，〈鄭成功時代的海權實踐對當代中國的意義〉，《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 2 期，2012 年，頁 16-22。
- 鬱永河，〈鄭事逸事〉，收入《神海紀遊》(臺北：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1977 年)，頁 48。
- 盧建一，〈從東南水師看明清時期海權意識的發展〉，《福建師範大學學報》，第 1 期，2003 年，頁 110。
- 蘇啟明，〈鄭成功的海上霸權〉，《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17 卷第 6 期，2007 年 6 月，頁 29-39。
- 同註 33，頁 109。
- 莊萬壽，〈臺灣海洋文化之初探〉，《中國學術年刊》，第 18 期，1997 年 3 月，頁 311。